

四書大全卷之五

孟子卷之五

公孫丑問曰曰伯也自也

商曰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當之矣夫陳之謂求末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州有仙之則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五

麻谷藏書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二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陳去聲

俎如几以載牲豆容四升以薦道醢皆木為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嚴音厭

看想是之事
有關係

許疏割明日
遂行句於此
另為一章朱
子章句合為
一章章句是

理學實地工
夫須從此看
侍透凡涉計
較皆是私心
是
濫音纜說文
作盪从濫為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
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
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
或曰記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
歲殷以楨周以房又魯頌籩豆大房又夏
后氏楛豆殷玉豆周獻豆
南軒張氏曰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
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
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
以天叙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
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
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
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
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
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
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
或曰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不止俎豆曰俎
豆者舉一二以該其餘耳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孔子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
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
食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
較故絕糧朱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
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

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慍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方山薛氏曰子路衣敝不恥。浮海喜從。豈以絕糧而慍色哉。蓋疑君子之道四達不悖而窮塞如此。豈亦在我者有未盡乎。正與不悅南子之見。公山佛脾之往相類。芑山張氏曰蘇穎濱云孔子知其必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按穎濱此論甚正。或曰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其

所亨言身雖困而道自通也。所謂固窮即此意。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

也。故問以發之。

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芑山張氏曰史記世家以此章連上章窮斯濫矣。下插子貢色作四字。接以孔子曰賜爾以予為云云。果爾則二章為一時語。愚按文義不相屬。史記殊誤。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

女音汝。女汝。通識音志與。乎聲下同。

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即太史公對唯唯否否之義。

也

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或曰子貢曰然非與正借啓發之兩端以待夫子之叩竭非疑信恍惚模稜無主亦非敬師而辭讓以對也下文夫子因直示之云云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

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

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

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

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

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

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

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

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

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何氏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

因學識忠恕
誤分知行須
知知行有二
一貫無二

方聞聖言如
是而遽應曰
否非弟子所
以敬師之道
故對曰然即
繼以非與之
問豈為不能
知乎
與音預

有一以貫之
一有字蛇足

待多學而亦知之
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在聖人之所以為聖。却在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問如天之於乘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朱子曰。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諸說皆有以博為病之意。是蓋不察乎所謂一者。固有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者。則其為一也。亦將何以為貫。

見分知行之
說不可泥

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正學者之事也
或曰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虛齋蔡氏曰。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單言行。知在其中矣。或曰。是後三年。孔子在楚。曾皙使曾參往。楚受教孔子時。曾子年十六歲耳。至孔子自衛。及魯。曾子年七十歲之時。曾子可守約矣。乃以一貫告之。是歲曾子止二十四歲。去子貢之聞一貫。後十年所矣。曾子有唯。而

子貢無唯。其於和易以思。奉教唯謹。則同也。子貢先曾子聞一貫。乃謂夫子以告曾子者告之。何其誣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

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

為慍見發也

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

王肅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在實有諸己

雙峯饒氏曰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利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絕糧便慍見芑山張氏曰知德二字不必分析看離却德。知是知箇甚麼。若離却知所得於已者又沒處尋覓。集註非已有之云云。只就知得親切了徹處推出一層。謂必如此得方。方可謂之知德。以見知德非泛泛可與語者。究竟非離知言德也。小註胡雲峯謂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失集註之意而妄為之說。○蒙引云。路豈有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其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只是得於傳聞。識箇方向耳。故學要真知。按此說與張南軒所云踐履者互相發明。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

王安石不識此義卒變法誤國

四書大全卷之五 論語卷之五 六

已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曰孔子稱舜無為而治孟子何以又稱大有為之君蓋所謂無為謂其與物自然不見有作為之勞其實如歷試諸艱選賢任職五官之治皆其治舜豈一於無為者哉撥亂反正出尋常萬萬然皆隨勢因時非有一毫私智勉強亦不失為無為觀天

何言哉時行物生可以見無為有為之義○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西川尤氏曰無為而治行所無事也恭己即篤恭兢業不敢作聰明意恭之至也德清許氏曰恭己正南面乃是聖王一段真精神默運於上不動聲色處故無為而無不為後世有為則擾無為則廢非其本矣

芑山張氏曰新唐書杜黃裳曰昔秦始皇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案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曰是聽政衛士傳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孔子稱帝舜恭己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剋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按黃裳此言在於任人責成要之所以能無為者須是居敬行簡非專恃得人佐理也觀帝舜恭己自見○按藝文類稿云舜

封山濬川。治律明時。誅四凶。舉元愷。無不為。而曰無為。非不為也。為者其心。不為其道也。有為而無為者也。又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感而後應。緣理而動。君奚為哉。又郭象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人主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任官。以此推之。則舜之所謂無為者。可知無為者。順其自然。不事煩擾。當與孟子行所無事句參看。○恭己句。非無為之證。非有兩層。此處須想他精神凝結。物無疵厲氣象。恭以心。非以容。言集註敬德之容一句。似是而非。○明太祖嘗謂侍臣曰。前代庸君闇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視政事。孰知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為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於勤。太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恒以勤厲自勉。

治術寓諸此
可見宋神宗
求治太速不
能無弊

行篤行不之
口去聲 猶音

鄭註萬二千
五百家為州
五家為鄰五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未且即臨朝。輔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次第筆記。待旦發遣。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放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墮。元首叢脞。民何所賴也。愚謂學者三復太祖此言。則無為而治。大義自見。集註紹堯二句。不必泥。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

鄉爲里
鄭註增萬字
誤當從集註

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
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或曰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
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
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
朱子曰篤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
有拘迫之患

雙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
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白
篤敬自敬

惟適張氏曰明永樂五年成祖問禮部臣
近四夷之情何如對曰蠻夷由來叛服不
常數年陛下懷之以恩待之以禮今皆悅
服無復反側之意成祖曰朕素待之以誠
彼或不誠亦不與校故亦有感激愧服者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聖人之言萬世可行愚按敬信固學者所
當自盡卽帝王御夷之道皆不出此漢高
之和胃頓孝武之通西南夷純任變詐微
獨背聖訓亦甚失計耳○信在言前敬在
行前此已是參前倚衡的工夫下證言之
不是進步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
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言其於忠信
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
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

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或曰記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註離麗也謂兩人相附麗而竝坐或竝立我毋往

參之為三焉

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感

是有一塊物事光燁燁在那裏○此謂言

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

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

潛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

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目在之

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

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

或曰。夫然後行。就在參倚時行。猶云。如此

方行。非先後之後言。夫然後之。為忠信篤

敬云耳。行可易言哉。說敬信效驗者非

子張書諸紳

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

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

者明得盡杳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

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白虎通云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

績繪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

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東陽許氏曰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為

之用以勝佩在裳上衣內衣上加以太帶用繪為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

宋儒語錄用
方言俚語亦
是一病蓋以
方言答問可
也筆之於書
則不可如鞭
辟洛中語不
宜入集註

○註中有不
專釋經而足
以裨益學問
經濟者大全
辯皆采錄使
後學有所感
發毋徒以訓
詁求之

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是也
仁山金氏曰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猶
前驅者以鞭攔約人使開向一邊也
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
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
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
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
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已
問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
是主於力行知行與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
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
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
信只是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
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
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
愈明耳
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却天資高知之即
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

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
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為學者言不
主於釋經也
或曰參前倚衡是動時操存兩見字當就
言行忠信篤敬上說不然見字無著落了
顏子如有所立卓爾亦當就視聽言動卓
然可持循處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

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

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
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病將卒

進伯玉退彌
瑕事無確據

命其子曰吾不能進遠伯玉退彌子瑕是
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
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
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
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遠伯
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
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
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芑山張氏曰宋真宗朝樞密直學士張詠
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
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
所至以政績聞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
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
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
後斬詠頭置丁氏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諡
忠定天禧中彰德留後馬知節性剛直敢
言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
猶厲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

史稱直節不
止張詠魯宗
道諸人大全
辯舉其有關
國家大政者
使後世人臣
知所法耳

須切伯玉出
處說

君相耳卒諡正惠按二臣秉節不阿想見
史魚遺意後世士大夫宜以為法至詠乞
斬丁謂又與尸諫同一轍云
惟適張氏曰宋仁宗太后臨朝魯宗道參
知政事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
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
臣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輔臣眾莫敢對宗
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
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
以父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時人目為魚頭
參政言骨鯁也庶幾史魚如矢之意

君子哉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

四書大全卷五十一 論語卷五十一

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
 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
 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
 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
 得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
 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
 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
 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息我矣
 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
 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
 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

野音緝衛地

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蟠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
 未子展奔齊如郵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
 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
 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二十年甯惠子疾
 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惠
 子遂卒二十六年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
 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
 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太子角孫
 林父以戚如晉甲午衛侯衍復歸於衛
 或曰夫子至衛嘗與伯玉交此蓋追論之
 語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
 之可字有意味若邦無道而退則易易耳
 不必伯玉也
 卓菴張氏曰兩節宜開說不可以史魚來

朱子云直固
好然一向直
便是偏豈得
如伯玉之君
子按朱子就
史魚伯玉分
低昂說不必
泥

不加軒輕暗
駁正集註揚
氏之說

形容伯玉。孔子當日只說兩人生平如此。未嘗別置低昂也。如楊氏所云。則是夫子專取伯玉直哉一節。乃譏史輔之不能免亂。非褒之也。可乎。史魚不能如伯玉之卷懷。伯玉亦不能為史魚之如矢。一成為直臣。一不失為君子。安在必比而一之。况論君子之道。伯玉亦有未盡處。至謂伯玉能免亂。史魚雖如矢。曷嘗不得其死。楊氏將無誤認尸諫為非。考終乎。此又從近關出者之所不及也。或曰。伯玉出處近於聖人之道。固稱君子。而史魚直節不回。自是社稷之臣。當時二子所處分義各有當。然大抵在史魚不得。不盡其直。而在伯玉進退可以自全。以為史魚未盡君子之道者。非也。○史魚伯玉志同道合。故比類而論。次之意在揄揚。歎歎不在評論。軒輕也。攻史魚伯玉之佳。衛雖從政為大夫。未嘗一當國。是歷獻公殤

公襄公靈公四君。當主上放逐者。再不聞有扶亂定傾之權。惟伯玉兩因孫甯放弒之問。輒從近關出。彷彿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而史魚於獻殤時。無聞焉。襄公時。季札稱衛多君子。史鱸遠瑗名特著。靈公時。史魚一見於箴公叔文子之富。而伯玉無聞焉。春秋左傳所載。僅三見。遠瑗之名。兩見。史魚之名而已。未嘗有績業可紀。獨家語載。史魚去國。靈公郊舍待人。及尸諫之事。檀弓載。伯玉規公叔文子樂瑕丘語。說苑載。南子聞車聲。知其為賢大夫。及趙簡子聞伯玉為政。不加兵之說。夫子稱史魚忠感其君。又云。有君子之道三。稱伯玉外。寬內正。直己而不直人。詳見家語中。要之兩人行事議論。皆有足觀。故竝稱之。如此。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

失人亦不失言

或曰此章無舊註正義云此章戒其知人

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不與

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與之言則失於己言也惟知者明於事

二者皆不失按正義主施教說得聖人語

意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

孫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

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知其心然

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

也然則非知者則失人失言苦其難不知

其益非先王立教之法也作汎論者非

虛齋蔡氏曰思工不在語默上而在知人

談知人則在思敬窮理看書都要如此

凡子死孝臣死忠士死廉死義皆昇

成仁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芑山張氏曰漢建武五年帝以侯霸為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按霸辟仲叔而不問或有待耳仲叔不必遽投劾然觀仲叔既辭出不聞霸謝過慰留咨以政事則霸亦僅好似龍耳非果知人能得士也仲叔恨其失人宜哉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

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

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扶破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吾此理完全也。○問

審此則死生之際不至悼。感害仁緣他平日工夫不差也。

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

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新安陳氏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

次崖林氏曰。求生如何。害仁如睢陽被圍。城中食盡。外援又不至。決然是死。必以城降賊。乃可得生。然忠義安在此。心如何。過得此。便害其仁。惟捐一生。必欲守城而殺

其身。身雖死。忠義全而心安矣。是殺身以成仁也。或曰。仁不專於死。有不殺身而成仁者矣。回之何敢死。是也。有不求生而害仁者矣。子路請纓之。死是也。只審是與不是處。是處。方是仁。非取必於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或曰。古人猶有以死易而為其難者。則當未殺身之日。正苦於處此生耳。言殺身是仁之盡處。士誠立身。不可不窮其所至。故下二句。從志看出。○志士仁人。存心總以仁為主。無求生二句。為正反語。以決其必然意。非限定不生而必死也。或曰。臨難苟免。必其不志於仁者也。然亦有殺身而不成仁者。如申徒狄抱石而沉河。鮑焦棄蔬而稿洛。子胥之於夫差。諫非而怨。豫讓之於智伯。感知而酬。以至齊莊公為崔杼所弒。嬖臣賈舉。州綽。八人皆死。

晉摯虞云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

此安得謂殺身成仁乎。春秋死難。不知幾何人。而大書特書。仇牧荀息之外。無聞焉。陳大夫泄冶。仕於亂朝。正諫靈公。弗聽。靈公殺之。孔子以為死而無益。可謂捐子路之死。孔慳死諾也。夫子所謂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者也。記曰。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無生而害有殺而成。固率法而強之之事。非中心安仁之事也。子路之於仇牧荀息。同也。夫子不輕許人。以仁而於夷齊死。比干死。則稱之曰仁。於微箕不死。管仲不死。亦稱之曰仁。信乎無求生以害仁。不足以論微箕管仲也。千古求仁得仁之人。非志士仁人。可同日語。即烈士徇名。與志士成仁。亦不可同日語也。然則有殺以成之辭。亦猶不輕許人。以仁之意也。夫人之取仁。而必較量於生殺之間。去取於成害之介。以俟斷決於有無之分。此豈無所

欲而好仁。無所畏而惡不仁者哉。只無有二字。見其有所為而為之。非無所為而為之。所謂志士仁人。非中心安仁之仁人。乃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惡不仁而取仁之仁人也。猶所謂志於仁之人耳。夫子此言。蓋為子路結纓死衛君之難而發也。

芑山張氏曰。志士仁人不平對。作一人看。蓋志既持得定。而又涵養得到。一臨死生大節。看得明。處得決。自不至求生害仁。觀下文。只說一仁字。只承上並說箇殺身成仁。可見若紛紛分別安勉。反費解說。失本文語氣。須知此節不當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二句例看。集註有志與成德分低昂已誤。小註胡鄭饒陳諸說。及蒙引存疑。又況註多為分疏。皆非。卓菴張氏曰。殺身成仁有二。一慷慨赴死。一從容就義。其緩急當否。則視事與時地。

反覆此義其於利害死生之際自無差失。儒者學問須從此見得明處得當。

何如耳。當慷慨而從容。則嫌於吝。當從容而慷慨。則鄰於激。如劉謨之死。社稷。顏杲卿之罵安祿山。此當慷慨而慷慨者也。如來歙為刺客所中。既以軍事屬蓋延。猶自書表勸人主用賢。後唐孫晟為周世宗所留。有敕賜死。晟怡然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此當從容而從容者也。他如扶蘇之不請而自殺。則鄰於激。謝枋得不死安仁之敗。則嫌於吝。至若樊系為朱此誤冊文。唐恪署立張邦昌狀。雖未幾仰藥而死。類非求生者。然已害仁甚矣。韋鍾聞邵安民之責。遂自殺以全忠義。薛善慮為逆賊所陷。因斬關以納魏師。可謂善補過者。乃若迷而不返。委身從逆。如華歆褚淵。范瓊輩。固不足道。至其卓劉卒之徒。始而求生。卒以不免。既已害仁。復殺其身。皆可為後世炯鑒。又况段匹磾夷裔也。而竭誠晉室。高叡之妻蔡氏。婦人也。而知國恩。

張承業。宦官也。而不忘唐家。以夷裔婦寺。雖於成仁有間。猶恥求生害仁。况志士仁人乎哉。後世處死生之際者。亦可以憬然矣。

惟適張氏曰。明鄱陽之戰。偽將張定邊欲犯帝舟。舟適膠淺。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太祖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舟遂得脫。按成此舉。雖與楚子期漢紀信同。然成仁之說。惟韓成知之。非緩吳誑楚所可同語者。學者宜分別觀之。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世山張氏曰。大夫與士。只有有位無位之

邢氏正義云
大夫尊故言

事士卑故言
友大夫言賢
士言仁五文
也按正義此
說是

別不可分低昂說事友亦無輕重總是資
仁賢以成其德處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
者謙辭

朱子曰顏子之問有二。一問為邦。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或曰問為邦問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之道。統治統治也。夫子告之云云。不數語而聖帝明王禮樂刑政之統無不具備。蓋夫子祖述堯舜而兼舉禹湯。憲章文武而兼舉周公。此其事也。非專為顏淵言也。亦以見夫子舍治統無道統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

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

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

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

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

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

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或曰行夏之時者何也周制有正月有正
歲正月者冬十一月也周正建子如後世

建元所以頒朔告朔。正旦會朝。用大一統。此與夏時異者也。正歲者。春一月也。周禮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如初者。先正月而後正歲。所以巡守烝享。授時興作。卽史官記註。赴告策書。亦非別用一曆日。次序。此與夏時同者也。稱周建子則可。稱夏建寅則不可。稱商建丑更不可。何也。寅乃天時所自建。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是也。非夏建之以統新耳目也。周建子有正月讀法。正歲又讀法之明文。商建丑並無明文。特以伊訓元祀十二月朔爲疑。而不知此適當湯崩大甲祠見之日也。建天則可。建地非義。且殷在周前。何不首建天而反建地。夏書其誓曰。怠棄三正。爾時安所得商周。蓋謂天開子。地闢丑。人生寅之三正。而後譌爲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之三正也。周之建子。子思曰。受命於天者。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

是也。周末嘗不以正歲行夏時。而復以正月行周時。則天建與王建二矣。行夏時者。夫子欲併王建於天建也。嘗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是也。故曰。行夏時也。所以法天也。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

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年。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爲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爲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爲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

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葉氏秉敬曰：漢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改月。此一說也。程伊川謂不改時，但改月。此二說也。蔡九峯謂不改時，亦不改月。但以十一月為歲首。此三說也。愚按：不改時，亦不改月。何取於以十一月為歲首？蔡氏之說非矣。不改時，但改月，則夫子當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氏之說亦非矣。故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共宗漢儒，力詆宋說。然不知漢儒之說亦自不通。蓋謂周必改建子為春正月，故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建寅，何有冬至也？周必改建丑為春二月，故左傳昭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二月仍是建卯，何有冬至也？愚則謂建子建丑，或可改為春正月。春二月，不知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亦可改作春正月。春二月之節氣中氣邪。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又可那作立夏、以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後之節氣中氣邪。若依他改時，亦改月。則冬十一月為正月。此必非當時左氏真筆。合十四氣皆錯亂矣。夫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不可改。則春夏秋冬亦不可改。故左氏以十一月為正月。此必非當時左氏真筆。合以孔子所書春王正月為準。正月而係之於春者，明此乃春時建寅之正月。非冬時建子可作正月也。大聖前知，若預卜後世有三正之說，故以春王正月四字立為千古正案。此聖經所以有功於萬世也。後儒悖聖經而宗傳，所以注謬謂商建丑、周建子，不亦妄乎？故愚謂唐虞夏商周統是建寅，必無三正迭更之理。盧氏璘曰：朱子以周七八月為夏五六月。此解誤也。朱子之誤，胡安國、國解春王正月之說誤之也。胡安國之誤，則史記歷書三正之說誤之也。予竊惟歷書三正之說非

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葉氏秉敬曰：漢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改月。此一說也。程伊川謂不改時，但改月。此二說也。蔡九峯謂不改時，亦不改月。但以十一月為歲首。此三說也。愚按：不改時，亦不改月。何取於以十一月為歲首？蔡氏之說非矣。不改時，但改月，則夫子當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氏之說亦非矣。故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共宗漢儒，力詆宋說。然不知漢儒之說亦自不通。蓋謂周必改建子為春正月，故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建寅，何有冬至也？周必改建丑為春二月，故左傳昭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二月仍是建卯，何有冬至也？愚則謂建子建丑，或可改為春正月。春二月，不知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亦可改作春正月。春二月之節氣中氣邪。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又可那作立夏、以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後之節氣中氣邪。若依他改時，亦改月。則冬十一月為正月。此必非當時左氏真筆。合十四氣皆錯亂矣。夫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不可改。則春夏秋冬亦不可改。故左氏以十一月為正月。此必非當時左氏真筆。合以孔子所書春王正月為準。正月而係之於春者，明此乃春時建寅之正月。非冬時建子可作正月也。大聖前知，若預卜後世有三正之說，故以春王正月四字立為千古正案。此聖經所以有功於萬世也。後儒悖聖經而宗傳，所以注謬謂商建丑、周建子，不亦妄乎？故愚謂唐虞夏商周統是建寅，必無三正迭更之理。盧氏璘曰：朱子以周七八月為夏五六月。此解誤也。朱子之誤，胡安國、國解春王正月之說誤之也。胡安國之誤，則史記歷書三正之說誤之也。予竊惟歷書三正之說非

誤也。解之者誤耳。歷書曰。夏正以正月。商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正者首也。歷代官名。多以衙門長官為正。謂其為官之首也。三之正。謂歲首也。非謂正月也。如此解。則商但以十月為歲首。初未嘗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周但以十一月為歲首。初未嘗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十二月固自在也。何嘗以十二月為正月哉。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則十一月固自在也。何嘗以十一月為正月哉。譬如夏之易。首艮。商之易。首坤。伏羲之首乾。固自在也。何嘗改伏羲之乾為坤哉。胡安國錯解。三正之義。遂謂孔子作春秋。以夏時冠周月。孔子曷嘗以夏時冠周月哉。其所謂春。即唐虞夏商之春也。其所謂正月。即唐虞夏商之正月也。特歲首存正月。十二月十一月之異耳。孔子告顏子為邦。曰。行夏之時。欲後王以正月為歲首。非欲其

改十一月為正月也。後秦始皇乃以冬十月為歲首。亦未嘗以十月為正月。此近可攷也。漢興六十年。皆仍秦歲首。故賈誼在孝文之時。請改正朔。蓋奉孔子行夏時之說也。至孝武建元元年。始見之。施行定以正月為歲首。後世遵行無改。一洗商周秦氏之陋云。

卓菴張氏曰。夏時自夏以後。至漢武帝太初元年。始用之。自是無改者。後魏主叡雖建丑。然不三年而復。周武建子。十一年而復。肅宗建子。不一年而復。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

芑山張氏曰。黃帝調曆以前。有上元太初等曆。皆以建寅為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為正。惟黃帝及殷周魯竝建子為正。秦王建亥。漢初因之。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洛下閔。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元封七年。

始改用太初曆。仍以周正建子為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曆焉。唐肅宗上元元年建卯月辛亥。詔曰：朕敬授人時，慎徽月令，庶無極備。以獲休徵。自今以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與百辟卿士舉而行之。愚按肅宗所謂敬時，特空言耳。雖具文何益。至漢武復行夏正，明陰陽離合之序。以元封七年為大初年耳。然更官號封泰山窮兵黷武，百姓困敝，視古帝考定新曆，民以物享者，豈不相去霄壤哉。推此而論，後世明王不務厥德，不能深符敬授之意。如漢武唐肅所為，欲比隆盛治，難矣。然則聖人所謂行夏之時，意甚深微，非如世所傳重黎唐都王朔之說可知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

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或曰：大路繁縷一就，先路三就，次輅五就，三路皆殷輅也。大路用以祭天，而木質止於桑根五采繁縷止於一成，所謂渾樸載厚少飾為先者也。志曰：殷瑞山車金根之

色謂之器車是也。乘殷輅者，夫子嘗曰：大道之行，山出器車，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也。所以法地也。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芑山張氏曰：明太祖閱古車制，至周禮五輅，曰：玉輅太侈，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亦未為不可。參政張昶對曰：木輅戎輅也，不可以祀天。太祖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斟酌四代禮樂，為萬世法。木輅何損於祭祀？况祀事在誠敬，不在儀文也。愚按：拘儒泥古，不無膠柱之弊。太祖祭祀亦用木輅，非失之。不文蓋愛民，所以敬天節用，所以愛民。雖祀天不用玉輅，豈與古禮相刺謬哉？知此則凡用古法者，可以類推。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立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為文而得其中也。

何氏晏曰：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譙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咩亦作咩
音懣

旒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或問周冕之不為侈何也朱子曰加之首則禮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雲峯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或曰三王之冠周弁殷哱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綬綬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周以冕為隆王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袞冕以享先王鷩冕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以祭羣小祀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采纁旒玉各有差所以昭其文昭其辨也服周冕者用之正服色崇元首所以法人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樂記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或曰韶舞者舜樂而夔作者也魯備四代之樂有大磬焉舜夔往矣而有司得傳遺風猶在季札所稱為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夫子所稱為盡善盡美者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若是者非韶不至故曰樂則韶舞也中玄高氏曰韶舜樂也舜之樂所以象舜之成功而吾何象焉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夫作樂何以如韶乃為得耳若徒即用韶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於我也

四書大全卷之五 下論卷五 三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

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或曰鄭之交鄰往往以伶人為上賂如師役師慧師惺師觸師蠲之徒皆擅名列國遠播荒亂之音所謂詩外之聲非聲中之詩也曰鄭聲淫非鄭詩淫也聲淫而易溺故放之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辯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辯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王者也

說見升菴丹
坤總錄

朱子曰發此為之兆兆猶準則也非謂為
 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作一箇準
 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子答為邦之語惟
 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
 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
 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
 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
 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
 法意亦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為樣耳
 嘉善陳氏曰倂人或托於犯顏疑於正色
 亦辯其所諫說而已矣所諫說必非觸諱
 之事取漫緩者侃侃焉君有隱私下有權
 奸則更從而傳會彌縫之也是巧於逢君
 深於用倂者也漢有谷永極論天變而不
 及王氏弄權
 升菴楊氏曰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
 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

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
 也後世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
 芑山張氏曰倂人即恣意見工議論泥古
 反古兩項人其害道累治甚大不必指讒
 佞說蓋此輩最易眩惑主心變亂制度故
 不可不遠觀孔子云是故惡夫倂惡利口
 之覆邦家可見倂人辯給有之卑諂則又
 下倂人一等註兼卑諂辯給非也

惟適張氏曰唐孫伏伽上表高祖曰百戲
 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衣裙
 襦以充伎衣擬於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
 此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
 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
 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
 獵為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
 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
 悅按伏伽此語深得孔子放鄭聲遠倂人
 之意然唐主雖悅其言未幾以舞胡安叱

奴為散騎常侍。則是崇獎聲樂也。封德彝
 來降。唐主既知為佞巧不忠。罷之。及聞德
 彝秘策。復拜內史。則是好佞也。卒之。蹠血
 禁庭。骨肉相殘。為世大誅。孫氏之言。豈非
 明驗哉。後世有天下者。深思伏伽之論。以
 無背孔子之戒。禍亂少息矣。
 卓菴張氏曰。隋煬帝時。有二孔雀飛集朝
 堂。高德儒奏以為鸞。百官朝賀。及唐太宗
 攻西河。執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
 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
 遂斬之。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
 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
 佞人。未知是誰。意疑唯汝。今果不謬。士及
 叩頭謝。范氏曰。佞人不知義之所在。而惟
 利之從。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
 從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夷狄。則
 親夷狄。古之佞者。其始未必萌悖逆之心。
 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故終至於弑君亡

國。按范氏此語。能推明佞人之所以始。有
 天下者。雖欲不遠不可也。○明太祖嘗謂
 儒臣曰。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君。
 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
 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竊恥之聲。何求不得。
 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
 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
 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按太祖此語。不深
 誅小人之不可近。而惟慎所以遠之。此春
 秋端本清源之義。尤為放淫遠佞之要。視
 唐主聞諫。面從。卒陷淫殆者。天淵矣。
 或曰。行夏時。有體好生。以輔萬物。意乘殷
 輅。有惜物力。以端風俗。意服周冕。有崇文
 物。以敦雅道。意樂則韶舞。見一德一心之
 盛。聆其音。而勃然神往。有志喜起。以篤君
 臣意。○翫一則字。便可想。夫子登斯世於
 皇虞之意。夫子說到韶舞。不覺神遊其間。
 故語氣如此。

此即東坡論
語解朱子無
本註

說慮在事先
得之二程語
類云思慮當
在事外即詩
職思其外之
意

為所當為便
是素位而行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
虛齋蔡氏曰朱子引蘇氏註蔡氏饒氏都看錯了只管分爭箇地與時做甚不知蘇子所謂千里之外几席之下字樣只是發明遠近二字意而非其以為慮到千里方

得無几席之憂也孔子正是以時言張氏夙行曰不是懸空慮至千百年後只慮之可遠者如忠厚開國以善垂統歷久不敗非苟安目前即是遠此正要人破除逸樂絕去徼倖念頭直將身心安頓在道理上
覺山洪氏曰遠慮即近功只在目前為所當為遠莫遠於道德近莫近於利欲
或曰夫子此言該乎易理夫子象易謂君子思不出其位天下何思何慮則懂懂往來朋從爾思非君子所貴也所言遠慮者蓋作事謀始永終知微乾乾因時而惕之意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
或曰此只是子罕章所記僅增已矣乎三字耳前曰未見猶有望也曰已矣乎絕望矣

或云此章本在柳下惠為士師章之下蓋錯簡也

魯孝公子展展孫無駭以王父字為展民生獲

喜展禽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

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竝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

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廬陵李氏曰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師使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乞師則文仲為之介夫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於強楚以逞忿於齊是猶揖盜賊以困姻鄰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却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蓋深罪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歎其發於此與
或曰孔子生時去臧文仲執政之年已一百二十餘載立論又不知在何年柳下惠與文仲同時亦是後輩別記稱柳下惠先

孔子八十餘年。是也。文仲當時本有仁。知禮之稱。夫子嘗謂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知。此又取文仲執政之位。比於小人穿窬之盜。蓋追惜魯國不得柳下之用。故重文仲之罪。而厲其辭。曰。臧文仲竊位也。春秋公族多世為大夫。魯臧氏。展氏。並孝公孫也。政既在臧氏。柳下惠。展氏也。展氏賢而俾得政焉。魯庶有瘳乎。文仲之達柳下惠。甚易也。非公叔文子同升大夫。僕例也。宜得政。而文仲擠之不與。以執政之位。併使不得安於士師之位。是謂知其賢而不與立也。其何辭於竊位也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

人不得而怨之

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褊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

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遠怨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龍溪王氏曰。檢點自己嚴密。責人自輕。不至歸怨於人。故遠怨。

芑山張氏曰。明太祖諭侍臣曰。人之常情。己所為有不善。雖大亦隱忍不露。他人所為。或有過失。雖小必不能容忍。亦有過在己而咎他人者。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責己厚而責人薄。責己厚。故能成德。責人薄。故能寡怨。昧者責己薄而責人厚。責己薄。故德不修。責人厚。故人多怨。愚按太祖

如伯恭讀論語方有實際方謂之躬行

遠怨從自己看出不從人看

成德寡怨分說其實德成自寡怨耳假令橫逆頻加只見得自己未盡處不計較怨與不怨也學者雖及躬自責怨與否聽之而已豈以人情喜怨分勤怠哉

卓菴張氏曰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過王安石為之愧屈此可為厚己薄責遠怨之證賈易朱光庭惟不知此義遂成洛蜀之禍唐代宗朝郭子儀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愚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子儀明道者後世人臣宜取以為法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如之何如之何

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或曰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則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蓋望其致思為受教地也

芑山張氏曰須知此是予知予聖一輩人不是輕率妄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總是他不虛衷咨詢剛愎自用處蓋天下雖輕率妄行的人或有時改心易慮集思廣益尚可轉敗為功若予知予聖則疾不可瘳矣末如之何見雖有善謀彼卒不聽受何益之有言外寓許多感歎低徊意或曰本文曰字就解中展轉揣摩區畫處

或云一是躁妄不肯如之何一是木石不知如之何二說皆非

看非口說而已。若僅口說。雖百千萬遍說。箇如之何。如之何。究竟只是空言。不曰者。正病他心裏不肯揣摩。區畫耳。未如之何。與上兩如之何一樣看。言不能如何代他。區畫也。蒙引云。未句如之何。三字與上文不同。與悅而不釋章意同。語氣稍泥。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

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

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

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朱子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

辟僻同

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

雙峯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

芑山張氏曰集註將有患害根無以入德

來惟德喪而患害隨之也須總承言不及義二句說小註饒氏無以入德屬言不及義將有患害屬好行小慧悖理之甚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

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

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

坏鋪極切音
宋未燒陶瓦
與坏同

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
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
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陳氏曰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開驗之
自見
雙峯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坏朴子
君子以義作箇坏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
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遂順
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
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
之則
朱子曰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
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
虛齋蔡氏曰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非
是禮行了方孫出禮行孫出了方用信成

信以成之亦言總歸於誠耳○義以為質
是指初頭未行也義者事之宜行之出之
成之皆指其事也○本文曰義以禮以四
箇以字可見都指事言出之出其事也非
指出辭氣也總是言動之發從容不迫婉
順而無圭角耳所謂言動之發言動即事
也非事務外另有言動
或曰義禮孫信俱是心中素有的物事特
時出而措之於用耳此正見其所性全備
衆美中涵故稱其為君子
貞復楊氏曰此君子就養成的說學至於
君子資深逢原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
淵或流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
有人觀之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非有心
也一心以應事而發皆中節矣末句是贊
辭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次崖林氏曰。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此君子只是有善者之稱。言君子病已之無能耳。不病已有能而人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

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程子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狗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狗名也。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月峯孫氏曰。思及沒世而名不稱。則及今為之。而不令湮滅無聞者。自不容不及汲

矣。要發君子所以疾之之意。芭山張氏曰。明太祖諭羣臣曰。水趨下則

流。人法上。則哲。古之人。知成身之難。恒兢兢自勉。惟恐善名不立。故卒能顯名於天

下。後世今之任官者。多圖苟安。不顧清議。其為碌碌之人。身沒而名隨。民爾等宜勉

之。毋自棄也。愚按沒世不稱。君子疾之。非以為名。蓋將求其實耳。名不徒立。實至而

後名隨之。太祖勉諸臣。畏清議而立善名。皆責實之意。觀毋自棄一語。可見。○洪武

十年。諭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其略曰。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

功。勿要名。以取譽。益信聖祖之所重。非空名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通山謂三章
相足亦可但
著二雖字不
得

正義云此章
言君子責於
己小人責於
人也求責也
諸於也討及
求與正義責
字同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
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
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
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
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
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
之意

或問楊氏之說似大巧朱子曰雖巧而有
益於學者○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
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
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

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
其所以爲聖人之言與學者要當如此翫
味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
次崖林氏曰此不專指學接人待己皆然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求諸己也
此瞻葛氏曰求者有所不足而乞以益之
也君子看得自己無所不有道德固自性
具事業亦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
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予
奪聲名在人齒頰不靠人便無託足處故
只求人同一求而在己在人人品爲之迥
別問高中玄云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小人不免尤人何如曰此亦求中一節事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

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或曰。此夫子教同堂合席敬業樂羣之諸。弟子而為言。非如後世從朝廷爭黨起見。

也。夫子嘗曰。古之矜也。廉。即此矜也。曰君。子無所爭。即此不爭也。曰可以羣。即此羣。

也。曰君子不黨。即此不黨也。其象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曰同人。君子以類。

族辨物。曰睽。君子以同而異。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此正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之旨。為朋友講習反身修德而言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

不害其為善者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

公。無蔽也。或曰。此為言舉人者發。天下議論。固有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秩秩可聽者。人鮮不緣。是而舉之。而不知君子之舉人。正不在此。

也。惟收其言。使不至廢棄而已。下句只足。上意。

或曰。此專就。用言上說。收言之。利而去其。害。無非。廣開言路。意人字。只作一箇人看。

至用人。另有箇權衡在。合二句。乃是極一。途。以采取人言。非設兩界。以交防之說。

芑山張氏曰。唐昭宗乾寧元年。以鄭綮同。平章事。綮好恢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

昭宗以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綮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

矣。累讓不獲。乃視事。未幾。自以不合衆望。遂致仕。三年。水部郎中何遜表薦國子博。

此章無集註

士朱朴材如謝安。道士許巖士亦薦朴有
 經濟才。昭宗連日召對。朴有口辯。悅之曰。
 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昭宗憤天下
 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朴自言得
 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因以朴為相。朴庸
 鄙迂僻。中外大驚。尋兼判戶部。凡軍旅財
 賦。一以委之。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遂罷。
 愚按。以言舉人之弊。類如此。國家事。焉得
 不壞。唐末諸相。率賂權宦。以希進用。蔡以
 恢諧進。朴以口辯進。一則累表求去。一則
 後言太平。皆鄙陋不勝任。夫以言舉人。庶
 官且不可。况宰相乎。况崔胤李谿之徒。皆
 亡所建明。而胤又附劉季述。以擅廢立者
 乎。此唐之所以卒趨於亡也。○唐德宗嘗
 問都官員外郎關播。以為政之要。對曰。為
 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德宗曰。
 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
 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

隨牒舉選乎。胡氏曰。關播為楊綰所薦。對
 德宗為政之問。言亦大矣。然播附盧杞而
 薦李元平。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
 言。德宗勉焉可也。愚按。棄人取言。當以其
 言措諸行。又身退而言用。言者皆樂告我
 以善言。路自通。功實日盛。此所謂點鐵成
 金也。然非所望於德宗。蓋不廢言。必審度
 事理。權衡時勢。求其實。有裨於政事。而推
 行之。德宗惡足以語此。
 卓菴張氏曰。漢文帝登虎圈。問上林禽獸
 諸簿。尉不能對。嗇夫從旁代對。甚悉。文帝
 詔拜嗇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陛下以周
 勃張相如何。如人。文帝曰。長者。釋之曰。此
 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利口捷
 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疾急苛察。相高
 其弊。徒文具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
 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
 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措不

明初設文武科取士務求其實人才稱盛沿習既久徒尚文詞臺國殃民淪胥以敗益信以言舉人之弊誠有如二劉所云者嗟何及哉

可不審也。按釋之此語。深合孔子不以言舉人之意。然謂周勃張相如言事不能出口。則知孔子所稱不以言舉者。非徒以防天下之不肖。正使重厚少文者。得以自見耳。不然。口辯無實。既疑其不足信。而不能言。而棄之。任。而重厚少文者。又以其不能言而棄之。如文帝以嗇夫代上林尉。則是天下之人。非特不以言舉。抑且以言廢矣。烏可哉。○唐高宗時。劉曉亦嘗上疏曰。今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天下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又玄宗以宋昱知選事。劉迺遺昱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同處銓庭。考其辭華。則

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及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按二劉氏此書。可謂推見至隱。使後世取士不專就文藝。辭華爲進退。而以德行事業求之。何至復蹈漢唐覆轍哉。惟適張氏曰。漢昭烈謂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諸葛亮未以爲然。引謖參軍事。每談論自晝達夜。及街亭之戰。謖違亮節度。大破其軍。此亦未免以言舉人之弊。○不以人廢言。如關播之議。選舉曰。當求有道賢人。與共爲理。王叔文語順宗曰。太子職在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播與叔文雖非賢者。而其言則不可廢也。宋黃治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按此亦深得用言之法。

一言非一句
只一字耳

四書大全卷五 下論卷五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

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

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

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

否曰絜矩正是恕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

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

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

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陳氏曰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那物而

已恕之義甚濶大自漢以來恕字之義不

明有謂善恕己量主范忠宣亦謂以恕己

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

說恕字只似饒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說且

辨恕字義甚
明可見范忠
宣之說亦非

心之義乎

新安陳氏曰視人猶己一視同仁此聖人

之無我也惟其略無私己故仁之用自然

如此或曰不欲二句全要關終身可行意方與

舊註譽平聲
按說文毀譽
燕譽皆平去
二音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或問毀譽之說朱子曰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譽者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少過

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率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之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憇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或曰觀春秋之作則知聖人之心微矣聖

竊取其義義
字即民心之
公是公非者
是也

此駁集註將
然之說註不
必泥

人之心。何心乎。愚夫愚婦之心也。直道而
行。則聖人之所是。斯民之所是也。聖人之
所非。斯民之所非也。奚容心焉。春秋者。有
是非。無毀譽之書也。善說春秋者。莫如孟
子。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大
哉。懼乎。其得三代直道而行之心乎。○其
有所試矣。非謂善善長。惡惡短。譽人猶可
寬假也。試說文較也。考也。謂必。有明徵實
驗。而後稱之。論已。然。不論將。然也。○此孔
子作春秋時語。孔子之作春秋。采善貶惡。
推三代之法。明王道。正人心。非獨刺譏而
已。明乎以是是非非之直道行也。乃說者
泥無毀譽之言。但知孔子避毀譽之小
而不知孔子任是非之大。幾令司馬德操。
口輒稱佳。阮嗣宗未嘗臧否人物。一輩人
得謬竊聖人之言。則所謂直道而行者。安
在也。豈筆削之意哉。
卓菴張氏曰。言譽而不及毀舉。此以見彼

也。猶云。即有所譽。不敢過其實。况於毀而
敢損其真乎。語意是如此。集註以為緩於
惡。惡殊泥。
芑山張氏曰。大註善善速而無所苟。其說
自正。惡惡則已。緩句。有病。蓋聖心至公。與
上天春生秋殺一樣。但不稱人惡。不念舊
惡耳。天不以殺而廢生。聖人亦不必多好
而少惡。觀其待陽貨桓魋諸人。可見非遇
可惡之惡。而槩緩之也。况元惡大憝。去之
則可以利國家。緩之則至於危宗社。自當
與屏諸四夷。大舜流放誅殛同科。除惡正
所以全善。豈有緩於惡惡。以明長厚者哉。
唐玄宗不信張九齡之言。不急除安祿山。
卒致播遷之禍。宋韓琦出空頭勅去任守
忠。即自押行。惡惡亦自有不可少緩處。後
世因緩之一字。流而為養奸。甚而為姑贖。
害可勝言哉。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此行直道矣。仁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用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南軒張氏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詩罪亦若是也。雙峯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

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
 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
 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
 或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當就上邊人
 說言斯民也三代所嘗以直道賞罰而是
 非之者也今公道猶存人心不泯豈容以
 毀譽而加之哉如此說方是
 芑山張氏曰斯民也一節只看所以二字
 明屬持世者說此處須會出夫追想三
 代盛時欲以禹湯文武之民待斯民不忍
 徇私毀譽意○宋徽宗崇寧二年蔡京自
 書姦黨為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聽
 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
 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
 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
 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
 鐫安民二字恐得罪後世愚按直道在人
 心雖欲毀之有不得而毀者觀安民恥列

不忍刻正是
 斯民直道不
 可滅處

各黨碑可見後世士大夫立朝者獨阿附
 邪黨斷削善類能不覲顏見安民於地下
 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亡矣夫

乘如字亡無
 通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
 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
 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

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
 乘馮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

愚謂以下三
 句是朱子註

傳疑之說註
疏皆然不自
蒙引始

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
雲峯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己見以自是
馬借人猶不挾己有以自私
卓菴張氏曰史闕文乃責實之義所謂直
書其事不假文飾者也蔡虛齋引夏五傳
疑為證非是苟以為傳疑則亦史家常事
耳何關風俗而夫子及之且本文明言闕
文而說者必謂闕疑變文為疑何啻天淵
關文如齊莊見弑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崔杼殺之其弟弔書而死者二人南史執
簡以往聞既書乃還孫盛作晉春秋枋頭
之敗歸罪桓温温見之怒曰此史遂行自
是關君門戶事盛子請改之盛不許因寫
別本傳之外國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
激張說使證魏元忠說陰所競改數字競
曰若徇公請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
後此皆所謂直書其事不假文飾者也他
如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聞齊主諱惡

之言遂多所刪潤魏收撰魏書用愛憎為
褒貶時人謂之穢史宋蔡卞修國史據王
安石日錄文飾姦偽芟落事實蓋史學自
春秋而外非佞則謗卒莫有得其正者此
孔子所以歎也紫陽綱目自謂精當而紕
謬更多闕文之義豈易言哉漢平帝時塞
外獻白雉越雋上黃龍羣臣皆盛稱王莽
功德薦祠宗廟宋紹興間薛弼知處州言
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
喜詔付史館凡此皆所謂文也又况趙盾
弑君而桃園之難發於趙穿司馬昭篡魏
而刺髦之戈出於成濟南北以來假禪讓
為篡弑者尤不可勝記自非春秋立誅意
之法則劉裕蕭衍陳霸先之流且人人舜
禹矣孔子所稱闕文蓋深慮後之為史者
徇一時偽飾之文而墮萬世綱常之實故
思之深而慮之切也以闕疑一例釋之者
福矣

薄。正。人。心。世。道。之。大。者。不。可。謂。之。細。故。註。蓋。雖。細。故。句。非。聖。人。語。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

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為不忍何也朱子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
虛齋蔡氏曰所謂亂德如惡鄉愿恐其亂德之亂若說得不成道理如何能亂人德亦不為巧言矣惟其說似是而有理故能亂德仲尼之所深戒也婦人之仁匹夫之

勇不過是說箇小不忍樣子非是小不忍句裏有一箇婦人及匹夫在○巧言亂德如蘇秦說燕王敝齊為燕偽得罪於燕而奔齊張儀說魏王背從約魏王因儀以請成於秦蒯通說韓信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是也小不忍如沛公因項羽王之於漢中而欲攻項羽向非蕭何之諫則亂大謀矣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成安君不肯使質於齊向非左師觸龍之言則亂大謀矣又韓信策項王曰項王啞啞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慈愛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匹夫之勇皆為丈夫言
惟適張氏曰巧言如齊王晞謂常山王演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愚按天人一理無悖於理即名教之正而晞分為三

事。無非速演篡奪。欲遂其邪謀耳。其亂德豈不甚哉。

卓菴張氏曰。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如高帝之於項羽。世祖之於更始。可謂能忍矣。他如魯昭之不忍季氏。而客死。劉先主之不忍孫權。而夜遁。小忿未酬。大謀已失。其輕重何如哉。乃若漢元帝之不忍於王莽。宋度宗之不忍於賈似道。則又所稱婦人之仁。不足與論大謀者也。○魯宣公十七年。晉景公使卻克徵會於齊。齊項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先歸。請伐齊。大戰於鞏。此小不忍而亂大謀也。以一笑之微。殘民動衆。雖能勝齊。而春秋以晉為主。所以懲忿也。饒之會。叔孫既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曾天曰。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遂出見之。此亦小忍之一端也。

好惡並去聲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雙峯饒氏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

或曰。必察者。非必與衆相反。但不隨衆爲好惡。失却好之惡之之實耳。槩抹倒衆好衆惡者。非是。○衆惡必察。如孔子之於公冶長。孟子之於匡章是也。衆好必察。如孔子之於微生高。孟子之於陳仲子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勿軒熊氏曰：道之全體無所不包，惟學故能廓而大之。或曰：夫子見學者假道中名目，依傍自大，如桓文之假一般，一失其假，便至敗露。所以指點箇真能的路頭，歸重在人心實實體認上。或曰：說家最舛者，取下一句喫緊關繫之言，僅當反足交互之意，失之遠矣。其說通

於易而備於中庸。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三才之道。道所由名也。易知簡能，可久可大。道未有不弘者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地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此聖人之能事畢也。故曰：人能弘道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有所謂弘人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此則所謂非道弘人也。非止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言也。中庸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道之本，弘者也。然必有致中和之人，而後天地位，萬物育。必至誠盡其性，而後能盡人性。盡物性，以至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人之所以能弘道也。曰：君子依乎中庸，曰：君子胡不慥慥爾。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未有

弘人而可以為道者也。若夫遵道而行，半途而廢，擇乎中庸，不能暮月守，此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但未能弘道，猶未至於以道弘人也。彼索隱行怪，小人而無忌憚的，然而日亡，以至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之流，此則所謂異端鄉原，以道弘人者也。如楊墨子、桑伯子、微生高之徒，皆鋪張恢詭，標樹名幟，歧躋其道，競自高大，然論其道謂之小道，論其人謂之小人，道不得弘，而人亦安得弘哉？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弘道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言，蓋專為道弘人者言之也。

芒山張氏曰：此即待其人而後行意。弘亦非廓而大之，只如其道之本量而止，非有增益也。若說廓大，便似道本小而人廓之也。註欠斟酌。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惟適張氏曰：此誘人改過之法。然須知其為過而後能改，不然彼冥行自遂者，方自以為是，人雖多端諫止，猶不知過，安望其能改也。故君子貴窮理。大小註皆缺此意。

芒山張氏曰：宋太宗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墜地，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宋太宗興國六年，薛居正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果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飭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愚按此亦過而能改者，後世君

臣以太祖惟吉為鑒。則庶幾於無過耳。卓菴張氏曰。春秋時。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覆且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還。君子美之。而書曰。弗克納也。楚莊王縣陳。申叔時曰。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反之可乎。對曰。可哉。乃復封陳。於是末減其罪。不書取陳。而書入此。孔子大改過。美遷善之意。蓋論語與春秋一也。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以孔子之言。合之武帝。不猶為寡過之主哉。秦穆公本夷狄之君。獨以悔用杞子為有思善之心。春秋既予伯。又列其誓辭於二帝三王之末。其與人為善之意。尤彰明較著也。○過亦有雖改

而不能無者。如衛甯殖逐君。將死。命其子復之。喜雖能復君。以改父惡。又使己有弑君之名。兩夫之矣。故善治己者。與其改過。曷若無過。易曰。作事謀始。可不慎與。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

益句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

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朱子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會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

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

契辛苦來。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

而不學則無益耳。雲峯胡氏曰。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

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凌節而

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

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或曰。合言之。思學俱無弊。如云學而時習

之。此言學而思在其中者也。君子有九思。

此言思而學在其中者也。分言之。則思學

俱有弊。如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是也。究竟言之。則學必無弊。而思不能

無弊。如云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君子思

不出其位。云天下何思何慮。云慎思之。云

切問而近思。云思無邪。則知邪思出位之

思。朋從之思。思中所必有也。是以有慎思

近思。何思之戒。夫子每稱好學。而不稱好

思。此章蓋深以明乎思有弊。而學無弊也。

書洪範言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也。貌曰

-5 205 45 925" data-label="Text">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恭作肅。從作又。

明作哲。聰作謀。四者皆學中事也。惟思曰

睿。睿作聖。乃四事之主。然舍貌言視聽之

學。而求思。是猶不學。鼓率而思射。不學規

矩。而思斲也。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

古敏以求之者也。師心自用之思。與憤排

俱廢之不思。其不學之弊一也。泰州王氏曰。學是日用常行實履其事。後

人都說做讀書。故不如字說不煞。或曰。語意全要人去學上用思。不宜懸空

-5 205 25 925" data-label="Text">

去思。非是思全無益。按通義白雲許氏云。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如事上學以求合

於理。徒思必無益於己。此說可從。芑山張氏曰。朱子小註云。聖人也。曾恁地

來。則是聖人亦有時不食不寢以思之。而

後知其不如學也。豈誠不思而得。不學而

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

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

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

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不學而得。

知故為是言以教人哉然則李氏所云夫子非思而不學特垂語以教人其說不可從而朱子采入集註與小註自矛盾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

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

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

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

為憂樂哉

餒本作餒弩
交切內上聲
飢也今經典
相承以餒為
餒飼之餒別
作餒為飢餓
字非今姑從
舊作餒
朱註似少頭
一句未句添
一然字挽救
上意非語氣

朱子曰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

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雲峯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

打不透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朱子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

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

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非憂貧而學也

虛齋蔡氏曰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還在謀先

或曰此即教人學不至穀之意君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所謂君子謀道不

謀食也可一言而盡也然而有兩義焉不力田不能逢年不立德不能遇時耕與學

一也良農能稼不必能穡君子能修道不必能容耕與學亦一也故曰耕也餒在其

穡曰稼斂曰穡

中則亦有不餒者矣。曰學也。祿在其中。則亦有不祿者矣。不直稱耕也。餒學也。祿而稱在其中。非一譬一正。一軒一輕。蓋互見之文也。君子而祿。似可無憂。而君子未嘗不憂道。君子而不祿。似不能無憂。而君子終未嘗憂貧。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餒不餒。食不食。祿不祿。君子皆無憂焉。蓋為道也。文既兩偶。互見。總以憂道不憂貧。一言足之。乃知君子謀道不謀食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守者

知去聲
正義云得位由知守位以仁得失就祿位說非是近口說家又有十一之字皆指民得失皆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

泄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

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

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

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

此

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固不可仁既能守

之而猶有不莊之戒集註謂有氣習之偏

何邪潘室陳氏曰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

當臨泄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妄念

便生須是逐時照管令罅縫不開裁有罅

指得民心失
民心九謬
地切周書不
學在事惟煩
在字音義同
說文作竦六
書正譌云俗
作泄泄並非
按泄泄通用
已久不必從
竦

夫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目
 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
 芑山張氏曰外根內來不嚴於外畢竟是
 裏面有疎忽不周密處非厚於內而不嚴
 於外也又須知不莊以泄之不止是不嚴
 於外聖人答仲弓云使民如承大祭莊字
 不宜淺看民不敬亦不可只說民不見其
 可畏而慢易之但不能如中庸所云見而
 民莫不敬耳使如註慢易云云則視其上
 蔑如也豈所語於知及仁守者哉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

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
 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

諸已而大本立矣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
 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
 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
 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要莊泄動
 以禮底工夫如何朱子曰人自有此心純
 粹不走失而於接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
 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
 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
 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
 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
 可點檢處
 雙峯饒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
 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泄之

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
或曰未節知及之三句不宜輕易數過未
善全根此說來見得到這田地還未盡善
動要說得細微莊澁之主下民耳目稟仰
處已不待言但精神轉移處有纖毫未恰
當還是上人氣稟學問之疵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

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

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朱子曰一事之能否未足以盡君子之蘊
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一才之長

可作小知
大受註疏

知屬人知受
作自受未免
兩歧聖人語
意不如此
賈子云察察
者有所不見
恢恢者何所
不容按此二

亦可器使但不可任大事耳
吳江錢氏曰君子非盡拙於小而我斷不

可以小知之國家嘗有誤委小人以大任

者而彼斷不能承受但以小事知君子固

不知君子不以小事知君子而亦不以大

事任之不能得君子之用也誤以大事任

小人固不知小人不以大事任小人而併

棄其小才亦不得小人之用也
芑山張氏曰知與受俱就君子小人身上

說小知者見地淺狹識彼遺此務細略大
猶後人所謂蠡測管窺之意若我之知君

子小人在分別不可處方見不當如集
註以知屬我以受屬彼
卓菴張氏曰此正分別君子小人所以受
任之方後世用人者宜識此意無以小人
之小知而害君子之大受可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

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
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
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
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
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
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
章放此

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
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晉室陳氏曰

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
善之語。若到殺人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
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蹈仁則
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
不害為正命。

芑山張氏曰。本文水火吾見二句承上一
氣遞下。非有兩層。集註况字作轉語。又似
進一步說。非是。蒙引云。上言仁之甚切於
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
以見其所當勉。此亦是泥註之病。

卓菴張氏曰。以水火喻仁。為眾人言之耳。
仁。人心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死生不在
其身而在其心。心而仁。雖死猶生。不仁。雖
生亦死。人見其軀殼徒存。而以為未嘗死
也。豈知其久無生理乎。故曰罔之生也幸
而免。人須知死賢於生。斯可與論仁矣。
孔子開口說箇民字。便見盡人皆然。無貴
賤賢愚一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已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惟適張氏曰說到不讓於師便無可遜謝處此而不為即是自暴自棄曾子仁為己任是我去任仁此則言不可不自任也集註非有爭也二句解不讓二字大緩非孔子語意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問君子不諒可乎龜山楊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

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雙峯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說不謀其利之意。胡氏曰。後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裁任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涿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

或曰。事君二字。與事君盡禮事君二字。同。皆汎言。非實有所指。後食亦非不計功。微祿。始終只一敬事。孳孳求無愧事君而後。即安。仲山甫之夙夜匪懈。武侯之鞠躬盡瘁。是也。

惟適張氏曰。宋史劉摯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愚按。小人奉公之心。雖在事後。然猶知有公事。後世人臣。知有食。不知有事。且有假公濟私。營家誤國者。事敗則淪胥。以已而已。遑問君父哉。然則摯之言。尚未盡。小人嗜利之情耳。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

樂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
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率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虛齋蔡氏曰：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耳。或曰：有無二字，相為呼應，人之有類，為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

卓菴張氏曰：無類雖就教者立心說，亦見受教者不可以類自畫。寓激勸鼓舞之意。芭山張氏曰：漢牟融云：教有深淺，適時應物，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惟穿底無當，乃不受耳。愚按：器之取水，一喻似就受教者言，當云水之於器，隨量多少，裁見出設教無擇意。要之教無類，而人往往自外於教，不然，宰予之行不逮言，陳亢之疑遠，其子豈教有所不及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如字，舊註去聲，非。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冰炭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或曰：不同謂道術不同也，如尚同尚異，貴

只當就吾道異端說，不必牽入君子小人說。

先貴後之類。若善惡邪正之不相謀。又何須說得。擇人而謀。意在言外。○凡道不同者。可以為隣。可以為友。而不可以相為謀。如夫子之與老子。晏子之與墨子。是也。老子以清靜無為為道。楊子宗之。墨子以兼愛尚同為道。晏子宗之。在孔子時。角立是非。無如老墨。而墨為甚。一時老子之徒。楊朱。關尹。尹文。庚桑楚。老萊。榮啟期。林類。子桑戶。孟之反。原壤。以至楚子西。皆自以為為得老子之道者。墨子之徒。禽滑釐。相里勤。苦獲。巴齒。鄧陵子之屬。以至齊晏子。皆自以為為得墨子之道者。其為道倍謫不同。雖枯槁不舍者也。夫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而不與老聃同道。適齊。與晏子居處者八年。而不與晏子同道。夫子之道。內聖外王。修己治人之道也。上可與堯舜文武周公謀。下可與顏冉由賜七十三千謀。而不可與異端鄉原謀也。明乎道不同之不相謀者。蓋欲使學者。知不同之不足以害吾道。亦治之以不治而已。

辭字另句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勉齋黃氏曰。此為學者工言辭者設。然其日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或曰。今人言達。只就顯淺一路說。須知微顯。洪纖俱有。達在。○辭字略斷。言所貴乎辭。惟達而已矣。若云辭既達。即可已。便非語氣。或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躬行也。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為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既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

泰州王氏曰。達是真辭而已矣。是真達。可止不止者。畢竟是不達。未有達而不止者也。夫子不是要人止。只是要人達。也。山張氏曰。明洪武二年。太祖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何常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六年詔禁四六文詞。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李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

若求有裨實
用則近代比
偶訓誥之學
皆塵飯塗羹
耳豈有毫髮
益於天下國
家哉

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愚按。浮華彫琢。皆辭不達之病。其失始於人心。邪僻學術。不正誠欲追典謨訓誥之盛。擇師儒廣教化。則端本清源。復古體而革弊習。由反手耳。當日諸大臣。不推廣聖意。徒禁四六。何哉。卓菴張氏曰。辭達者。以理為主。若集註專取達意。則戰國辯士。如公孫龍者。曷嘗不暢其意。然平原謂終必受詘。詘則不達矣。論兵者曰。直為壯。曲為老。壯者千萬必往。往即達字之意。夫辭勝必詘。理直則往。達當屬理無疑。小註黃氏雖推本於理。猶以達意為主。此束於集註之說也。愚謂集註求之意。安知無悖理之言。

見如字

冕名無據此
沿古註孔氏
之說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

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
遍反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
之人以詔之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
人瞽矇三百人眡瞭掌大師之縣凡樂事
相瞽

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瞽鐘笙
搏鞀箛皆曰師
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
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乎
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

省察如此

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語作閒語看
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
見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
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
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
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
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

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新安陳氏曰：瞽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

目者之誠心曲體也。

次崖林氏曰：蒙引與師言之道，道字帶上

讀，謂與師說話之道。看來不是，謂與師說

話，當是與師交談言論。師冕見自及階，至

皆坐，未嘗與聖人交談言論，豈可謂是說

話之道，只是師冕及階及席皆坐，聖人隨

在而詔之耳。

芑山張氏曰：隨在詔告，乃夫子不知其然

而然者，固相師之道。道字只承上文與師

言之道，與道字說。子張問得驚疑，夫子應

得甚平易，猶曰：道理固自如此。此所謂從

心所欲，不踰矩也。小註馮厚齋云：使瞽者

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按此說，深看道字一層，非是。

後學吳 遇較正

對學與 愚與五

對學與 愚與五

